

我曾在 18 楼 A 座，与来自国外的合作者主办一份女性时尚杂志。从 18 楼 A 座敞亮的玻璃窗望出去，是雄伟的南北高架，因为正好位于市中心的这一段，所以日日夜夜车流不息。尤其是在晚上，连绵的车灯，连同周边高楼大厦的霓虹，真是灯火辉煌。而 18 楼 A 座的灯光也总每每晚亮到夜半。

这份杂志的编辑是清一色的女性，她们每人都负责一个专题，有社会专题、情感专题、职场专题、时尚专题、健康专题，另外还有美食、旅游、阅读等等，应有尽有，无所不包。杂志的读者多为都市白领一族，当然也有很多是即将毕业或刚刚毕业的年轻女孩，甚至还有身在乡镇却向往大都市生活的人们。她们每天都会给编辑发来许多电子邮件，有的则是贴上邮票寄来的手写信函，因为她们有不少的困惑和问题想问问编辑。事实上，这些信函也是我们杂志选题的来源，所以，我也常常阅读，也常常与编辑们讨论。每次的讨论，总是让我生出很多的感叹。

杂志社的这些女编辑言谈举止既有职业相，也有文艺范，更多的是具有时尚感。为了工作，她们穿梭于顶级沙龙、论坛、影楼、餐馆，以及各种服饰店、新车展、健身房……步履匆匆。她们在搭乘飞往 18 楼的电梯时，总是引来羡慕的眼光。可是，我知道，光鲜背后，其实，她们也有自己不少的烦恼和忧愁。就像那位情感编辑，当她校读一篇讲述恋爱中的男女该如何更好相处的文章时，竟是泪水涟涟，因为她的男友在情人节前夕刚刚提出与她分手。那位美食编辑天生是个胖胖的女孩，就是光喝水也不会成瘦子的，但一个胖胖的女孩去各大著名的饭店餐馆拍摄美食照片，人家总会用怀疑的眼光注视她，因为时下流行既要美食又要骨感，苗条的女孩做美食才讨人喜欢，于是心里会生出一些自卑感来。我说，你想想，我们是时尚杂志，什么是时尚，时尚就是与众不同。她听了大笑起来，所以，就此不放心上去了，虽然还会嚷嚷着减肥。

那位职场编辑，已在这里工作数年，她精通业务，才思敏捷，也充满工作热情，但她编辑着安心工作、顺其而为这样的稿子时，却轻轻地叹着气，她心性很高，她想离开这里，去寻求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18 楼很高，但是，离天还真的不算太高，天还在无限的上方。因此，我和她说，我们放飞最远的梦想吧，但不管在哪里，不管在哪一天，我们都脚踏实地地。

每当下午茶的时间，我常与女编辑们捧着浓香的咖啡，坐在大玻璃窗前，放眼眺望延伸向远处的高架桥梁，聊童年往事，聊青春岁月，聊生活的遭遇，聊心中的愿景。我发现，她们能各自承担自己负责的专题，与其说是一种巧合，不如说是一种天意，因为她们都对自己的工作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

18 楼 A 座的前台放了一棵名叫散尾葵的树，绿色葱郁，长长的叶子向上展开，犹如凤凰的尾羽，在聚光灯的投射下，显得华贵而优雅。每当我驻足树前，心想我们杂志社的这些女编辑何尝不是这样呢？她们默默无闻，她们心怀理想，她们身手不凡，虽然与所有的人一样，在现实生活中不尽完满，但她们知道这便是生活本身，而且她们还通过自己编就的杂志告诉人们，生活就是这样，这样的生活才会让我们想着要有所追求，有所突破，有所希望，有所美丽。

儿子上学了，进了我小学的母校高安路第一小学，父子俩成了校友。

第一天上学，我牵着儿子的小手，送他来到宛平校区门口，看到在门口迎接新生的老师，情不自禁思绪万千，浮想联翩。四十多年前的春天，正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带着我，迎来了小学入学第一天。

校园变了，教室大了，操场新了，老师换了，但母校留给我的记忆却永恒地珍藏在心，那是大手牵小手的温馨和力量。

我上高安路第一小学时正处在动荡的“文革”年代。父母支援内地建设，双双迁离上海。我与年迈患病的奶奶和未满周岁的妹妹生活在一起，相依为命，小小年纪就担负起了持家顾家的重任。而且，读小学前，我还频繁地更换了四次托儿所和幼儿园。动荡和孤独让我变得内向和沉默寡言。我多么渴望父母的大手能时时给

我温暖和力量啊！

上学后不久的一天，春寒料峭。我和往常一样，独自带了口钢精锅，在学校对面的饮食店买了四分钱一锅的大锅清汤，小心翼翼，双手捧着回家。在过马路时，遇到了川流不息的汽车，心里一阵害怕，惧怕被汽车撞到，又怕汤翻倒撒了。这锅清汤可是我们一家三口今明两天的“荤菜肉汤”呀。

正在焦急犹豫之时，一双大手接过了汤锅。“来吧！关欣，我们一起过马路！”啊，是语文老师。我惊讶地望着老师蹲下身子，把汤锅轻轻地放入她装课本的尼龙丝网袋。“这样拿，不是更方便、更安全吗？”老师说完，让我拿着她的书，她提着汤锅，我们手牵手大步穿过了车水马龙的衡山路。牵着老师温暖的大手，我突然感到无比的温馨，一股久违的母爱沁入心田。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酒中

丁申阳



梅花带雪飞琴上  
柳色和烟入